

緒言
子貫附言
星閣正論
業儒臆說



上
下
左
右
中
外
前
後
東
西
南
北



子
貫
附
言

胡元暉 著

中
華
書
局

子貫附言

此據涇川叢書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子貢附言

原道篇

乾九胡元暉著

後學趙

紹祖
繩祖 同校

天地間有象則有意。飛潛動植。林林總總。各異其形。各呈其色。造物凝其意。萬有流其意。其意也。皆有味乎其鼓之。由是而飀梭焉。倅佐焉。之皆道。倅行也。倅安也。然而自古至今。漉皮留者如斯。孰挾其源。孰鍊開其流。孰圓胡對其往。孰擎派上其來。水哉水哉。往者過。來者續。其中持於往來之交者。殆納訥之而有物耶。不然。何以溱亦焉而不絕也。善言道者。會其體於川流。而通其意於飛潛動植之大凡。瀦水流貌。挾開也。瀦。大也。圖門圖也。鑿。分開也。納。案物手中也。溱。水涌溢貌。夫乘化生息者。物也。物以無意而爲道之所形。人之至虛靈者。心也。心以有意而爲形之所圖。查。故物可以觀道。而心不盡可謂道。闕隔也。所以飛躍皆道。而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。究之物者。道之寄。而非道之居。心者。道之宿。而遂爲道之凝。所以人當體道。自其寄者言之。飛之意。不同於潛。動之意。不同於植。各有其意。而各不相襲。其不飛。不潛。不動。不植之意。忽而爲能飛。能潛。能動。能植之意。其現飛。現潛。現動。現植之意。究歸爲不飛。不潛。不動。不植之意。譬之火傳。不隨薪盡。而不得謂來之薪。即往之薪。往之薪盡。其隨薪之火已盡。後之傳薪之火。又自有其生。生者。而非前之火。於今猶襲乃平。熒式連也。襲。熱也。熒。火光。盡者化。不盡者生。又各因其自然。而非有意。

火哉。火哉。前者母後者子。其中紐於子母之綴者。一往來者。機耶。不然。焉有母不化而子能生者乎。使往者不化。則飛潛動植之蹕。率幾夥。火溢於天地之外。使來者不生。則飛潛動植之綴。幾絕縷於天地之中。使不生。亦不化。則無父子之樂。無羣尾之歡。幾欲變天地間爲無情之天下。孔子曰。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使天有意以飛之。潛之。動之。植之。則且不能飛一物。潛一物。動一物。植一物。安得物物而意之。善言道者。順其自然之意。而我無意。已往而不執成意。以梗梗之。未來而不設逆意。以迎之。衆人之耳目五官。與心二者也。聲入而若或聽之。有道者之耳目五官。與心一者也。心主其機。耳目觸其機。執右之而齊與俱動也。故同是物。而古人見之。其意不同。今人見之。其意不同。卽同時見之。而其會意各不同。機也。離隔也。撓動也。耳目五官與心二形之所闡。并心亦塊然者矣。有道者心至虛靈。而耳目五官從之。所謂踐形是意也。堯舜得之而爲揖讓。湯武得之而爲征誅。周公用行而在上。仲尼含藏而在下。雖聖人不能強同。所貴取法於古人者。是猶觀天地間飛潛動植之物。而得其活潑之機。以成吾之意。而非見天地間飛潛動植之族。必依式製一飛者。潛者。動者。植者。以配天地。

大人篇

守先待後。道以人凝。聖作明述。灼灼燦有靈。斯文尼運。莫慘於秦。而口授者不失卷。理學黨綱。作俑於漢。而有志者道竟成。其人其書。水火不能侵。兵燹變屢經。其道常新。正閭異統。其傳不泯。古者三正迭建。皆有妙義可循。秦人建亥。武斷師心。不能改夏時之收斂。與耕耘。紡績勸織於恆永。在穀播禾而春鳴。天時

物理。人事遞更。由此推之。極人世之顛倒。不顧名而思義。可毀方而爲圓。而欲手足之倒行。雖祖龍亦不能。周襄百姓叛道。處士橫議。世路之荆棘。人心之鬼魅。其書一日存。則其禍一日除。生民倒懸。兵革兒戲。長舌厲階。竊取富貴。其人一日存。則其亂一日沸。聖王不作。斯文墜地。一阮一焚。天命所寄。惜也。暴秦無別玉石一例。炎燹亦聖經。何能永世。韓子曰。人其人。火其書。固有妙用。而非盡草刈以剪除。究之聖人之書。何能焚也。鑿古紹字。聖人之道者。何能阮也。伏勝口傳於濟南。孔惠藏書於壁中。漢文除挾書之律。武帝有表章之功。苟學古而有獲。皆乘時而道隆。嗣是六經燦列。騷子類從。心慄歷思慄。逢世隔神通。懣營也。懣深也。鄭夾漈乃曰。秦人焚經而經存。漢人窮經而經絕。不亦異乎。然所貴於儒者。湛深經術。通天地人之理。而一之者也。讀書十年。悟道一日。性理透徹。經濟斯出。爲帝王師。不家食吉。龍德而隱。其志可則。縱漢宋之黨錮。亦悠然而自得。此大人之不激不隨。不離不卽。若俗儒之句誦辭章。荆公之拘牽拘執。則亦可有可無。而爲詩書之姦賊。每讀歷代諸史。如五朝元老。自敍寵遇之榮。廉恥道喪。賣國諸臣。未嘗不廢書而歎曰。垂手卽獸。人面而禽衣冠裂盡。宜焚宜阮。故吾謂阮焚之殃。儒自致之。不得獨罪始皇二世之滅祖龍戕之。楚人一炬。如就燥以相償。

陰陽五行篇

天地爲大父母。五行爲五子。各稟父母之性。而肖其一。故天地者。五行之父母。五行者。萬物之父母。木得天地之生氣而主仁。火得天地之光明而主禮。土得天地之厚重而主信。金得天地之剛方而主義。水得

天地之流動而主智。此其一偏也。偏有肖父肖母之不同。金肖乎天。土肖乎地。水木火又各不相肖而相用。則闕一不可。

五行各有二。二者陰陽也。甲丙戊庚壬爲陽。乙丁己辛癸爲陰。配以十二宮。子丑土也。寅亥木也。卯戌火也。辰酉金也。巳申水也。人之一身五行居二。膽爲甲木。肝爲乙木。相火爲丙。心火爲丁。胃土屬戊。脾土屬己。大腸金爲庚。肺金爲辛。腎水癸。膀胱水壬。

五行又各有五。五五二十有五。而一行各具五。其顯然者。木石中之火。水土中之金。金鎔爲水。火化爲土。難更僕數也。

大父母本一。而爭擾全在五子。各據一方。各分勝負。各占一時。子復生子。五五二十有五。而顛倒美惡。或相得而生。或相失而克。或以生爲用。或以克爲用。變化無窮極。世道之否泰。人事之盛衰。

人道不外乎五行。五行不外乎陰陽。陰陽之用。莫甚乎水火。天地子午之交。人事坎離之用。而其取精之大者。爲日月。陽燧取火。方諸取水。使三旬不見日月。豈復有宇宙乎。

獨陽不生。獨陰不長。陰生陽。陽生陰。陰極疑於無陽。陽極疑於無陰。陰陽和則得。陰陽敵則戰。扶陽抑陰。養陰足陽。變化極。參贊之道出矣。

天地間無時非陰陽。無處不生。無物不有。蟲蟻霜之中。蠕而動。一勺之水。久於其積。而魚蝦生。人之愛物。有意以生之。姑息太過。而反死。

午前之雨屬陽。午後之雨屬陰。獨陰獨陽之水。取養金魚子。不生蟲蠓。

桮春樹。忍冬花。不畏祁寒。雪蛆當夏消。火雞忌水沃。猛火油出。暹羅國得水愈熾。四川之火井。可以熟食。無凡火不引。世人少見多怪。而不外乎陰陽參差之理。

木向春生。其成器在金。以用爲用也。秋木正彫。水歸冬旺。其用事在夏。以藏爲用也。冬水反涸。究之春之發。必由其冬之培。萬物之歸藏也。人非水火不生活。夏火旺。受其累。不見其益。冬火衰。爲其寒。乃親乎火。五行不能自爲生。而木有根。則日升。土得氣亦漸長。五行不能自爲克。而金剛可以剋柔。肉桂蘊木楔屑木則死。

火克金。加以水。莫損乎金。木克土。加以金。莫克乎土。加以火。則木盡爲土。土克水。加以木。莫救乎水。水克火。加以土。莫救乎火。何以子母有救有不救。此有形之五行也。必觀於無形之五行。則生克之理乃明。夫木蟲可醫。金闕可補。生而榮。託命於土。反而歸。銷藏於土。而惟水火爲用事之元神。水虧火耗。其在人也。土斯食之。

水者。天地之血脈。故高山之頂有水。而人之頭頂有血。天地之水。無火不行。故雨水之降。雷霆輔之。人之水。無火不行。故血屬水而赤。屬火地氣上騰。天氣下降而雨。陰陽和。血脈貫也。夫人之一身小天地。不和亦不貫。

其行於地。有脈道。有穴道。江河之流。脈道也。泉水之出。穴道也。濟或伏或現。脈隨穴穿也。田畝中有凸壟。

凸陀訥切其深不測。穴道也。山谷之水清而重。墜力厚也。聚會之水濁而浮蕩。力殺也。夫水流則活。止則死。

江之水上浮屬陽。東南之性地氣然也。河之水下伏屬陰。西北之性地氣然也。故江之浪因天時而變節。冬寒不凍。陽浮於上也。河之浪從地下而上滾。冰堅可渡。豈水不流乎。陽伏於下。陰凝於上也。百川之水淡而海鹹。如人之痰液上流。下至膀胱。乃真腎水也。

下江之人水居。人多智。飲上路山谷之水。則覺其墜。徵寧之人山居。人多厚。覺泉流之清。猶不如石穴之髓水。浮也。易發易敗。富貴不必久。羣居不必宗。山厚也。一時難發。一時難敗。聚族而居。動輒千萬。

東南人詐。西北人直。地氣然也。

人之呼吸有定。潮之進退有信。其理一也。平原曠野。無源可尋。盡人力之鉏。掘涌而出。不滿而溢。可以灌漑。不猶吾身之鍼刺乎。

夏陰和陽而爲雨。故正雨之時涼。雨小反暑。氣薰蒸。冬陽激陰而爲雪。故正雪之時反煖。不大凍不晴。春以後皮毛漸開。二八月陰陽中。夏令陽盡發於外。人漸柔脆。而水上熱下寒。魚隨陽浮。陰不足也。冬令陰逼迫於外。人漸堅強。而水上凍下熱。魚聚而伏。陽中藏也。嚴寒晨起。田父荷鉏破冰。冰破處熱氣上蒸。陽動也。水鴈鴈淺凍徹底。無土氣也。水鴈深凍不徹底。水多反煖也。吃水之鴈不堅凍。水鮮常動也。以杉木數寸置鴈中。則水緊杉木。而魚伏之處不凍。有其分之也。凍將解而離鴈上浮。陰不勝陽也。冬至一

陽生，閉關安靜，養陽也。善養生者，不以酒色財氣損水火之真源，則五行環相爲生，而有形之五行，安能爲害。

物理人事篇

玉衡星精，散爲雞子。半日出照，蟠桃天雞一聲，天下隨鳴，提醒四民，睡夢不得寧。桃都山有蟠桃枝，相去三千里，上有天雞，日初出照，此木卽鳴。男生面內，向內；女生面外，向外。落地已然，而正內正外，無非事者。一年之事，始乎春，一日之計，始乎寅。陽生於子，至寅用事也。子丑月陽微，故夏正建寅，以人爲紀。萬古不易，一日亦然。東方未白，布穀卽鳴。八哥、八哥，家家插禾。普天提策，未見羣居而嘲，爪平嘶，涉諸者，神鳥也。以爲催耕使者。

各工鳴喚，百工晝夜異聲，不耕而食，太不平。各各工桑，重利也。箕星之精，葉以飼蠶，甚補而甘，痘取其蟲皮以療痰，嫩枝寄生，俱入藥。葉多者，以爲羊魚之飼，薪解百毒。此之謂一毫不棄。蠶車密麻葛出，催紡催績，家家驚惕，絡緯鳴，蕭蕭嫋嫋，婦聽焦。

須落須落雪，夏畦之病，悲憫親切。天上落下雪來，不寒而慄。女工催，各上句俱鳥音。

蟋蟀蟋蟀，秋蟲唧唧，燈下誠救。自此三冬學士，不得少休息。四時程功，冬之夜，夏之日，春夏早起，當三日富貴出於勤儉，淫縱生於飽煖，入其家而興敗可知也。三聲備者，昌三聲闕者，微三聲息，家道敗矣。何謂三聲？書聲、車聲、紡車。小兒哭聲，人亦有言一條牛，一路草，不讀詩書，不知禮義，秀者繼往開來，拙者讀書。

識字勞心勞力。各事其事。正位乎外也。女以靜爲德。孝順能識其要。笑言不聞於堂。勤爾紡績。潔爾酒漿。婦德不違。母儀以彰。正位乎內也。內外如此。雖貧必興。嫖賭有味。正道不明。提鳥籠。放風箏。娼優親。師傅輕。牝雞鳴。笑語宏。號茶不應。杯瓊穢。紙牌醜。子事事精。有一於此。家必傾。

性源

恥獨爲君子。乃言性善。有功名教。憤世爲小人。敢言性惡。無復顧忌。性也者。其雨之降於天者歟。水無不清。性無不善。氣質者。其落地之不同歟。汀。聽。潛。榮。乎川谷。泥塗乎溝澮。踐履而爲行潦。其甚也。入於糞穢。如性之惡也。降於天何曾異。

聖人者。江海之大也。賢達者。百川之流也。揚之而愈清。清之而不濁。其或爲池。爲井。爲鍋。爲盂。清則爲人所珍。濁則爲人所棄。是以君子自貴。

人之才力。可與天爭。非甚下愚。不爲糞穢。澄之欲其靜。激之欲其動。動則活。靜則定。渥音提。研米音澗。瀾有常。渣滓斯淨。

學朗

物欲者。人爲戕之也。食色之中。禮義防焉。挾其閑。踰其矩。蕩而無歸。人形徒具。不如物。日晝則明。夜則昏焉。晝非明也。借日之光。夜非昏也。借燈燭之光。日與燈燭。日月星。各物也。而皆可相借。晝無光。安能借日。對聖道而不見者。有目之瞽也。

以鏡對日。日射鏡而光能奪目。以水承月。月映水而光不愈清。目乎以聖人之書。求聖道之精。得其意者。如秋月之皎。取水於方諸。清心豁目。

圻廷上平也。圻之路。視爲平易而不由。取步於圻。銀入高也。圻之巖。荆棘狹於黨圻。掘○圻圻無垠際貌。手剗。剗足剗里○剗剗割破。氣力効。哭○勞極。幸通乎康衢曰。我之力。豈知正路之由。原無所用其効。勗口○勗勗用力貌也。夫好奇詭正而倍費力。何以異是。

思室

人之心至虛。虛故有美皆容。以思而開也。人之心至靈。靈故無微不入。以思而剖也。義理之精。思必得之。以學而通也。六合之外。杳杳冥冥。思必不得。何繫情焉。是以聖人戒妄戒窒。至切至實。

天地之大也。以能造物。人心之大也。能測天地。凡宇內之所燦列。無不可以意匠得。思能造有。卽耳目之未見聞。無不可以憑虛撰。思能造無。數學之精也。百世可知。皆人之心思智力。與天地通者也。然心愈粗。則所見愈小。極千古之聰明人。極千古之細心人耳。神不守舍。放之而逸。安其宅。藏于密。包羅萬有。言歸於室。

度海

君子者。能容人而恥爲人所容者也。今有人。所言不當理。而人若勿聞。所行不當理。而人若勿知。或則談笑而過焉。甚至切身而不與校焉。此其貌甚厚。其禮甚恭。而其心實以爲不屑教訓也者。君子惕然自反。

曰。我則爲彼所容矣。其恥也。視微色發聲而更甚。乃於人之失言失行。非遽以爲不足責也。其人而朋友固有忠告之誠。其人卽非朋友。亦或因問而答。不然。泛泛之交。本無言責也。則亦何所不容。

鍼愚

草木腐而餘精不終秘。則化螢。螢火不能自照。以棒香燃之。而陸續至。以爲其類也。夫小明而交。非其類。必自傷。

蜘蛛結網以取飛蟲。不勞力。蟲不亂飛。安得而取之。動則害也。蜘蛛愛網。投以草紙火。則抱之不放。可欺以再欺以三。非不畏痛也。棲於斯。食於斯也。故曰。人爲財死。鳥爲食亡。惟高人能脫然於網外。不以智害物。不以愚自賊。

辨惑

火筯住。柑其隙。炭火而用手托之。懼其墜也。或問之曰。炭落地。手可支乎。其人自笑。縮首過巖牆而用扇遮之。懼其崩也。或問之曰。牆衝壓。扇能庇乎。其人自笑。然而人每爲之者。智有所拙也。夫事不度德量力而行。豈不惑哉。

節婦之美德也。然而人願其婦爲貞。不願其爲節。使非婦而自以爲節。必非良婦。故臣之於君。願爲良。不願爲忠。乃元氣琢喪。日尋斧斤。而乃婉轉枕席。泣數行下。割髮滴血。垂斃而求其婦之節。豈不惑哉。信佛不敬師。欲其子之賢。能從天降也。尊地不隆師。欲其子之賢。能從土掘也。病亟許神。病者死而願猶

必還。豈不惑哉。

惜福

夫人四肢百體。其一節一骨之痛。則呼天。故曰。十指連心。使人之死也。一節一寸而死之。豈不悲哉。乃一死而四肢百體俱不動。氣斷則血脈不貫也。夫人而不仁。心先死。則元氣已亡。

其上衣食天下。其次衣食族黨。其次衣食子孫。最下一代香烟。刻剝成家。子孫其苗也。祖父其根。根傷鉏何得不撥。以爲不肖也。其實桃核不生李。乃真酷肖。君子用所當用。而不以爲奢。節所當節。而不以爲吝。奢節與儉。非爲先貧後富計。所以惜福也。一縷絲。如見寒臆之夜。纖焉一粒米。如見夏畦之汗。流焉。故人之死也。謂之衣祿盡。安可不惜福。

定情

酒可忘憂。必非真憂。而醉後之哭反真。喜至不寐。乃爲真喜。而夢中之喜反假。人情大抵然乎。然而哭者愈悲。醒者撫掌長笑。由醒後而追思。不且自笑也哉。夫哭其小者也。酒後見真言。殺機伏焉。幸也。賤無足輕重。而不然者。殆矣。夜之所夢。晝之所因。心無妄緣。夢不自生。奈何哉。夢之中又有夢焉。夢之後又續夢焉。其欲仍仍。其夢薨薨。故癡心妄想之人。謂之春夢。豈可據以爲真也哉。亦有無端之夢。而事後應見者。必其夢之少者也。夫惟至人靜而定。不以醉夢易性。不以憂喜擾情。然而亦有得醉夢之趣者。李之詩。張之草。莊之蝶。超乎凡。乃入乎聖。絕乎人。乃動以天。而不然者。俗不可醫。醉夢之昏昏烏乎趣。

擇里

胡子曰。人心喪。則規運之胎也。小人結黨成羣。則里居之惡也。

胡子曰。人之言曰。近朱者赤。近墨者黑。殺猪牛者。久之卽像猪牛。此之謂習與物化。

官方

或言某富而有品。富豈不宜有品。貴而能謙。貴豈不宜謙。財與才俱宜藏。守錢虜。伴食相。可謂藏乎。貧而有品。貴而有爲。財與才得之天下。與天下人共之。雖懸之通衢。無危也。夫惟有我則小。又重之以驕吝。衆所忌。

府縣之耳目。在守令。守令之耳目。復有所寄。輕信重任。則有賣之者矣。故一衙一官。則治。主文相公。滿衙俱是官。則亂也。三班六房。衙外俱是官。豈不殆哉。

自得

胡子曰。學問不追進。不上。境遇不退想。不安。

子貢者。乾九胡先生手鈔。而以其所著附焉者也。友人朱題士名。僕聞余有叢書之役。以其本見示。而遺書曰。自十六卷以下。皆其自著。倘可得採輯。以備一家。則此公爲不沒於地下矣。余受而讀之。則見其用意忽隱忽見。立言時淺時深。以峭筆達幽情。以沉思綴俗語。奧乎曠乎。如莫測其端。而及其渙然。乃與道而大適。是韓子所謂文從字順。皆率職者。何前此未之聞也。因亟擇而錄之。名之曰。

子貫附言。仍先生之意也。先生落拓不羈。性耽麴蘖。久困一衿。自名其齋爲笑笑軒。竟賣志以歿。其所鈔子貫自老聃、莊周以至衛公兵法。譚子化書。無不顯其精英。鉤其元要。後有好事者。取其全書。付之梨棗。亦藝林之大觀也。嘉慶五年十一月。葉士趙紹祖識。